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三十六

宋 蘇轍 撰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

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吴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

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吴王曰将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亦武後世子孫也嘗與龎涓俱學兵法龎涓既事魏得為

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召之臏至龎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

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

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吴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巳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

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因翟璜以見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褁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起為

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賔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吴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先與魏君言曰吴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魏君即曰奈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曹沫之盟其相襲謬妄久矣故特見於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古史卷三十六

古史卷三十七

宋　蘇轍　撰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闔廬之怨越王句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為人害人事不起勿為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

乃興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吴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吴國之士於甲兵而未甞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吴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吴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寛然有伯諸侯之心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及夫差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奈何對曰卑

詞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乃使大夫

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國蠡曰四封之

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

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

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對曰未

可也臣聞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毋早

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吴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喜優忠臣解骨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今伍貟驟諫吴王吴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今其稲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久將同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從時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臣聞

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弗取反受之災嬴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之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之饑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

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追凢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越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君之罰王曰所以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

者使其身無終没於越國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越王使工以良金為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蠡封邑後世子孫無得侵蠡之地蠡浮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蠡遂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産居無幾何致産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

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䘏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

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

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之凡越之政事多計然之策

蘇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

滅吴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古史卷三十七

古史卷三十八

宋 蘇轍 撰

葉公列傳第十五

葉公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也父曰沈尹戌戌初事平王平王城州來以挑吳戌知其必敗及令尹囊瓦城郢戌又曰子常必亡郢昭王即位瓦為令尹戌為司馬瓦貪而不仁楚人惡之戌為之試而彌縫其闕國人賴焉及柏舉之戰戌與瓦謀所以捍吳而行瓦畏其克

吳也背之出戰而敗戍反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昭王既定以諸梁為葉公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晉人使諜於建請期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得晉諜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

境使衛藩馬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尒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説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

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不可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畀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

穴宫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宫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髙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子高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問帥於太師子穀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

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王將以王弟子良為令尹卜之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子高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楚遂以安蘇子曰孔子稱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末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

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磐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盖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

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古史卷三十八

古史卷三十九

宋　蘇轍　撰

商君列傳第十六

商君者衛之公族也名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痤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孝公怒景監

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覇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

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

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稱治秦民初

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秦本紀及𠕋皆言鞅圍魏安邑降之按𠕋後鞅欺魏將公子卬殺之破其軍然後魏去安邑徙都大梁則於此言圍魏安邑降之者皆誤也但當言圍耳居三年築冀闕宫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集五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

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

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也

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説吾治秦歟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

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盖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
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族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
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
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
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
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

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

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蘇子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説孝公乎葢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

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

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令者族其端
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
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四十一 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會燕

古史卷四十

宋　蘇轍　撰

蘇秦列傳第十七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

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廹强趙南近齊齊趙强國也子必欲合從

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李兌為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合燕於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而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人與秦結交李兌

之言見戰國策然戰國策載蘇秦說趙亦云今奉陽君捐館舍與史記同然奉陽君即公子成事武靈王惠文王肅侯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王之時奉陽君蔽欺先王明其未死也今故載李兊之言而削奉陽捐館之語

秦因說趙肅侯曰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

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

危刼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强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

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宫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

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叛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賔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

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

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兹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

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
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頴煮棗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
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
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以交强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

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因東説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臣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

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
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
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稍留意
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
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
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

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則秦弱秦强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

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魏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宫燕代橐駞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

挾强秦之威以内刧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

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

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時趙肅侯之十六年也十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十

八年齊魏遂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然諸侯宗秦之策時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十五年秦既入燕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嵗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秦見齊王再拜俯

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强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

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

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

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强兵哉
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
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
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
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
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
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
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

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
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秦私
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
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
於是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
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
以明得意欲破弊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
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

王使人求賊不得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殺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遂亦皆學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說燕王曰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

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非所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日有大數妻自組甲絣日有大數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

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

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内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

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代

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一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

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賔之秦挾賔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

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
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
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
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
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
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代謂昭
王曰臣聞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

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矣昭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游於齊代因與昭王謀離齊趙之交乃先入趙說奉陽君伐齊奉陽君不悅蘇秦初說趙肅侯而奉陽君相趙至此約五十年則年七十餘矣乃入齊惡趙令齊絶於趙齊趙已絶乃說湣王伐宋又自齊使使謂昭王曰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齊燕人伐齊湣王不知代謀使代

將而拒燕代固辭不許再敗齊師及樂毅以五國兵破齊濟西王遂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

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案索隱太原非魏地當作太行卷我下枳道案索隱霸陵有枳道亭非魏地河内有軹縣當言軹而已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行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

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爭以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子曰秦强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

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飛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古史卷四十

古史卷四十一

宋　蘇轍　撰

張儀列傳第十八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説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説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

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

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

決司馬錯與儀爭論於惠王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

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以蜀封秦公子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楚威王攻魏儀謂秦王曰王不如助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

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魏皮氏以卒萬人車百乘助魏將犀首擊敗楚師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

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
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劫於秦秦韓為
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
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
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
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

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
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
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
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倍秦為從秦攻魏取
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

楚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舘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茍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

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

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儀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

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

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
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
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
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
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强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

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懐王曰許儀而得黔中

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儀與秦親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

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説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儀東説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

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

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
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
梁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
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
非大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
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
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儀儀去西説趙王曰敝邑秦王
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賔秦秦兵不

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摇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黽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

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黽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黽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

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

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

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内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游說諸侯始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儀惡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

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然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儀而軫奔楚未之重也使之使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軫曰公

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柰
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梁王曰
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
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
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
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
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

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決軫適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卞莊子欲刺虎館竪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觧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

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曽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曽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

伯之伐也伐不道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

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蘇秦之為六國合從以賔秦也秦惠王以衍為大良造說齊魏使背約攻趙而蘇秦從約遂解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衍東游諸侯至魏魏田需亦惡之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而取尊名而田需從中敗之是臣終無

成功也需亡臣將待需留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外毋謂天下何内毋若羣臣何今吾為子外之令無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衍許諾東見田嬰與之約結歸謂魏王曰魏之所患者齊也田嬰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文子而相之聽之乃使文子相魏而身相於韓田需滋不悦蘇代為田需説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為齊王曰不如衍之為魏孰與為韓王亦曰不如蘇

代曰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而左魏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畏需之斥其非必不敢有外心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
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
無事秦得燒掇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
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
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
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秦惠王
卒張儀去秦入魏衍乃歸秦秦王愛之與之言事因許

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過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委國於子焉自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逐之復之魏

蘇子曰戰國之為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楚産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

而擊之則絶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鐔蒙須之便馬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

古史卷四十一